“荼”与“茶”表茗茶的形音义源流试探*

张咏梅

提　要：《诗经》时期只有“荼”而没有“茶”字，且“荼”只读 *da，不表茶义。最晚在西汉，“荼”增加了茶义及读音 *dea，文献中由“荼”分化而出表示茶义的“茶”字出现，也读作 *dea，且在表示茶义时两字混用。“茶”字因为产生较晚，所以尚未收入《说文》等字书。隋唐时“荼”与“茶”仍在表示茶义时混用，同时唐代佛经的用字情况反映出“荼”字澄母麻韵的读音正逐渐失去。中唐之后单音单义的“茶”逐渐开始替代多音多义的“荼”字表示茶义，然而宋代所见的官修韵书和字书中“荼”仍被视为俗字。最晚至明末的字书中“荼”已彻底失去茶义及麻韵音，与“茶”完成了读音与表义的分立。

关键词：荼　茶　茶义　字形　字音

〇　引言

据孙玉文（2023：229—231）搜集到的迄今为止的早期考古材料，我国汉族地区先民很早就开始种植、驯化茶树，距今约 7000 年的余姚河姆渡遗址中发现一些堆积在古村落干栏式房屋附近的樟科植物叶片，人们鉴定为原始茶遗物。后来在距今 6000 多年的浙江余姚田螺山遗址发现的山茶属树根，是迄今为止我国境内考古发现的最早的人工种植茶树的遗存，堆积在古村落干栏式房屋附近。这些是不是为了满足饮茶的需要而出现的文化现象，现在还不得而知。最早发现茶叶是在山东邹城邾国故城遗址，在遗址的西岗墓地一号战国墓随葬原始瓷碗中出土了浸泡过的茶叶残渣，这一发现将人类喝茶的起源的实物证据追溯到战国早期偏早阶段（前 453—前 410）。西安汉阳陵陪葬坑、西藏阿里地区故如甲木寺遗址发现了疑似茶叶食物的残体，汉阳陵是汉景帝的陵墓，出土植物年龄为 2100 年左右；故如甲木寺遗址出土植物的年龄约 1800 年，属于西藏古象雄王国时期。西藏不产茶，故如甲木寺遗址出土的茶叶应该是从汉地运过去的，说明至晚 1800 年前，西藏阿里地区就已经跟汉族地区有来往。据此可以推测，我国汉族先民在 7000 年前，已经有“茶树、茶叶”的概念及相关词语，但不能证明“茶”这个词当时已经出现了。孙书提出，研究汉语史，要区分名、物、字、词这四样东西。早期的茶应该没有使用“茶”这个词。直到《尔雅·释木》，还有“槚，苦荼”一条，都是茶的早期别名，《尔雅》拿“苦荼”这个双音词去解释单音词“槚”，应该表明：在战国晚期，“槚”逐步成为旧词，“苦荼”在当时更容易让人理解。[①] 本文希望根据古书材料，研究更晚时期的“茶”对“荼”的替换中表现出来的形音义问题，加深相关研究。

对“荼”与“茶”的研究，多集中在“荼”字何时出现，又是何时取代“荼”字来表示茶这种饮品的，而因材料不足对这一过程中“荼”与“茶”字的读音究竟是如何变化的问题则讨论得不够深入。本文拟从形

收稿日期：2021-08-14；定稿日期：2023-11-26。

* 本文得到北京语言大学梧桐创新平台项目“文献语言学学科建设与发展的创新平台”（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19PT05）资助。感谢孙玉文教授和匿审专家的宝贵意见。文中错误由本人承担。

① 李锦芳（2005）认为“槚”（李方桂上古音 *krag）是音译词，借自古代侗台语的固有词“茶”从 *gla 清化为 *kla 之后。汪锋、殷玥（2023）则认为这种说法还缺乏语音上的对应，并根据木佬语的材料提出 *ka^{A}“茅草”>“草”的语义演变链，在此基础上进一步通过变调构词得到 *ka$^{B1/C}$“茶叶”，可能是茶名“槚”（*kra^{2}>kæ^{2}）的来源。

音义三个方面讨论“荼”字与“茶”字从先秦至宋元明时期的关系，理清“茶”字出现的时期，特别是“荼”“茶”的语音演变过程，以明确“茶”字替代“荼”字表示茶义的过程。

一　先秦（—前 221）

通常认为“茶”字最初写作“荼”，因而有学者认为《诗经》中的“荼”即为“茶”之源。《诗经》收录的是西周初年至春秋中期（前 11 世纪至前 6 世纪）的诗歌，其中有 7 篇出现了“荼”，共计 9 次。根据《毛诗音义》和《毛诗正义》，这 9 个“荼”字的读音只有 1 个，“音徒”，据王力（1985），“荼”为先秦音系的鱼部开口一等字，拟音为 *dɑ，而意义有 4 类：苦菜；茅秀，即茅草开的白色的花；由苦引申出的毒害之义；田地里的杂草。可知直至唐孔颖达，对《诗经》中“荼”的释义并无茶之义。另外，结合中国饮茶的历史，我们也可以推断出《诗经》《周礼》中的“荼”并没有饮用的茶义。茶，一般认为是巴蜀的产物，但论证有漏洞，可以认为巴蜀是我国秦汉时期饮茶的主要地区之一。而《诗经》十五国风中并无巴蜀地，出现“荼”的邶（今河南汤阴）、郑（今河南郑州等地）、豳（今陕西旬邑等地）等地均属于北方，而北方当时并不是产茶的重点地区，即使产茶，也没有引起人们足够的重视。此外，同时期的文学作品中“荼”也并无茶义。如战国屈原《楚辞・九章・悲回风》：“故荼荠不同亩兮，兰茝幽而独芳。”故而说“茶”来源于《诗经》的“荼”不够确切。

综上，《诗经》时期只有“荼”字，而无“茶”字，且“荼”只读 *dɑ，表示的意义有苦菜、茅秀、荼毒和杂草。

二　秦汉魏晋南北朝（前 221—581）

通过对秦汉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出土文物及文字资料的整理，可以得出以下结论：

第一，两汉时期“茶”的写法已经出现。

首先是出土的汉代文物上已经有“茶”字。1990 年湖州窑墩头古墓发现了一件东汉晚期青瓷罍，肩部划写有一大大的隶书“茶”字。其次，从汉时的印文可以看出“荼”“茶”是同一个字的不同写法。桂馥《缪篆分韵》（1999：50）“茶”下收 11 个印文，其中有 7 个印文即第 2、3、5、6、7、8、11 写作“茶”，其余写作“荼”[①]。《汉印分韵合编》（1979：49）“荼”下收入 7 个印文，写作“茶”的为第 1 和第 2 个，其余写作“荼”。长沙曾出土一枚西汉文景之际的“荼陵”滑石印。荼陵，通常认为指的是今湖南荼陵。《汉书・王子侯表》“荼陵节侯诉”，《汉书・地理志》记载“长沙国秦郡，高帝五年为国，莽曰填蛮（镇蛮），属荆州”下有包括“荼陵”在内的 13 个县，《后汉书・志第二十二・郡国四》也记载长沙郡下辖包括“荼陵”在内的 13 城[②]。不过此印文的“荼”字印未见于《缪篆分韵》与《汉印分韵合编》。

有一点需要指出的是，缪篆具有多变的特点。很多字的写法往往不止一种，有的多至数十种，这些多变性的写法相当一部分是靠增减笔画实现的。笔者统计了《缪篆分韵》和《汉印分韵合编》中其他以“余”为声的“余”“馀”“徐”“除”“涂”“郑”“荼”[③]的笔画增减情况。这 7 个字两书共收 203 印，其中“余”“馀”“徐”的笔画或增或减，多一横的共有 5 印（如 ），少一横的共有 8 印（如 ）。可知汉

① 汪启明（2010：770）：“桂馥《缪篆分韵》收有‘荼’字十一纽，写为‘茶’字的有四纽，即第三、第五、第六、第十一纽。”汪先生所见《缪篆分韵》是上海书店 1985 年版，而笔者所见为 1999 年版，可能差异的原因在此。

② 分别见《汉书・王子侯表》（1962：458）、《汉书・地理志》（1962：1639）、《后汉书・志第二十二・郡国四》（1962：3485）。有学者认为“荼陵”这枚印印证了《汉书》的记载——“荼陵”的“荼”非“茶”字，如周世荣（1998：247）。

③ “荼”字只收于《缪篆分韵》中，且字头为“”，所收 7 印皆为“荼”，无笔画增减。

印中字的笔画增减并不少见，故而汉印中“荼”的减笔写法并不能作为论证“茶”字已经产生的有力证据。但是，另一个事实也需要重视：有笔画增减的“余”“馀”“徐”3 个字中，没有一个字的增笔字或减笔字像“茶”那样最后通行并进入官修韵书的。

第二，“荼”与“茶”皆可以表示茶饮之义，但“茶”只有茶义。

首先，此时文献已有“荼”表示茶的记录，说明“荼”字较先秦时多了一个茶义。如西晋张载《登成都白菟楼》的“芳荼冠六清，溢味播九区”，“芳荼”即指“茶”，后世常以“芳荼”来作“茶”的别称。

其次，经过考察，目前所见该时期文献中的“荼”皆为茶饮之义，而没有“荼”的苦菜、茅秀、荼毒和杂草的意思。西汉王褒（前 90— 前 51）《僮约》的“烹荼尽具”，南宋章樵注：“荼，苦菜也，煮以为茹”，又“武阳买荼”，注：“荼，茗也”。[①] 南朝宋刘义庆（403—444）编写的《世说新语·纰漏》：“坐席竟，下饮，便问人云：‘此为茶？为茗？’觉有异色，乃自申明云：‘向问饮为热为冷耳。’”《尔雅·释木》：“槚，苦荼。”晋郭璞（276—324）注曰：“树小，如栀子，冬生叶，可煮作羹饮，今呼早采者为荼，晚取者为茗，一名荈，蜀人名之苦荼。”郭璞将“荼”与“茗”对举，而《世说新语》此处是将“茶”“茗”对举，可知“茶”与“荼”同义。郭璞是西晋末人，他的注反映了不少语言信息。据郭璞注，西晋时的制茶工艺有很大进步，人们分早采的茶和晚采的茶；当时共同语中表达“茶”的概念有好几个词，不同方言表达“茶”的概念不完全一致，但“茶”已经是主要用词了。

还有一点就是，此时文献中表示苦菜、茅秀、荼毒和杂草之义的“荼”，没有用“茶”替代的。如东汉王逸《伤时》：“堇荼茂兮扶疏，蘅芷彫兮莹娭。”此句“荼”为苦菜，源自《诗经》“堇荼如饴”，文献中可见“堇荼”而无“堇茶”。

第三，最晚在西汉时，“荼”已滋生出表示茶义的 *deɑ 音，与表示苦荼等义的 *dɑ 音同为定母鱼部字，只是介音的区别。后分化出的“茶”字也读 *deɑ 音。

汉时“荼”已可表茶义，也有“茶”字书写形式，然皆未入字书。《说文》只收有苦荼义的“荼”而无“茶”字。那么，表茗茶义的“荼”与“茶”读音是什么呢？须从“荼”“茶”两字的中古读音说起。

《广韵》中“荼”是定母模韵、澄母麻韵两读，“茶”是澄母麻韵字。初唐颜师古（581—645）给《汉书》“荼陵”的“荼”注音有两处：《汉书·王子侯表》“荼陵节侯诉”，注“荼音塗”；《汉书·地理志》“荼陵”，注“荼音弋奢反，又音丈加反”，可见“荼陵”的“荼”有不别义的异读。据“《路史》引《衡图经》曰：荼陵者，所谓山谷生荼茗也”[②]，此处的“荼”是茶义，这种说法虽出现较晚，但不可能是后人编造的。《晋书音义》中“荼陵”有两处，都写作“茶陵”。结合出土的有“茶”字的汉代文物和文献，可知汉时已用“荼”“茶”两字表示茶义。《康熙字典》艸部“茶”字下：“按：《汉书·年表》荼陵，师古注：荼音塗。《地理志》荼陵，从人、从木，师古注：弋奢反，又音丈加反。则汉时已有荼、茶两字，非至陆羽后始易荼为茶也。”因此，“荼陵”的“荼”就是表示茶义。颜师古的注音反映出表示茶义的“荼”有 3 种读音：定母模韵，余母麻韵[③]，澄母麻韵。这可能是古音或方言的反映。

孙玉文（2010：673）从音变构词角度得出：“荼”是原始词，一等韵；“茶”是滋生词，二等韵。“茶”字是“荼”减省笔画形成的一个后起字，起先可能只是“荼”字表示茶义时的一种俗写，后来跟“荼”分工明确化，苦荼字作“荼”，茗茶字作“茶”。如果滋生词“茶”上古早期已经出现的话，那么“荼、茶”在西汉以前应该都是鱼部字。孙文还注意到，中古“荼”读作 *du，“茶”读作 *ɖa，二字声韵母均有隔，尤其是韵母，音值极远；而在西汉以前的古音中，“荼”读作 *dɑ，“茶”读作 *deɑ。据异读形成的一般情况推定：“荼:茶”的变韵构词不可能是在“荼、茶”声韵母相差甚远的时代产生的，它必然是在它们读音甚

① 见《钦定四库全书·古文苑》卷 17。

② 见顾炎武《音学五书·唐韵正》（1982：270）。

③ 弋奢反的读音仅见于《集韵》余遮切下：“荼，荼陵，县名，在长沙”，《广韵》没有收入“荼陵”一词。

近的时代形成的。由此进一步推定：“荼:茶”的变韵构词应该是在西汉或西汉之前的某一个阶段出现的词语滋生现象。

这是很有道理的一种看法，跟《缪篆分韵》和《汉印分韵合编》的处理有不同。《缪篆分韵》和《汉印分韵合编》将“荼”“茶”处理为异形同音字，且都是定母模韵或虞韵字。《缪篆分韵》以《广韵》206韵为序收印文，该书仅在模韵收“茶”“荼”，麻韵未收“茶”或“荼”，而《广韵》麻韵下有“茶”“荼”。《汉印分韵合编》以平水韵106韵为序收印文，也仅在虞韵收“荼”“茶”，麻韵未收“茶”或“荼”。

但是《缪篆分韵》和《汉印分韵合编》的处理不能证明“荼、茶”二词在汉代同音。首先，《缪篆分韵》和《汉印分韵合编》是清人编写的，都将“茶”放到虞模韵，跟“荼”同音，跟传统韵书的处理不同，但是编写者都没有提供可靠的依据，因此不能作为汉代“荼、茶”二词同音的证据。清代学者研究上古音，常常忽略介音和语音的分化，人为地定一个“古音”，主观性很强。这一点，王力先生早就多次提出批评。其次，《缪篆分韵》和《汉印分韵合编》没有谈到“荼、茶”的音义匹配，编写者如果将“茶”看作是“荼”的一种俗写，这样处理未尝不可，但是我们没有证据证明清人是这样看待“荼、茶”之间关系的；即便如此，这跟由“荼”分化出“茶”一词是两回事。

中古的这些模韵和虞韵字在上古早期均属鱼部，《缪篆分韵》和《汉印分韵合编》虽然没有将“荼”“茶”依汉时的语音系统归类，但是也没有依中古的语音系统将“茶”归入麻韵。从语音的演变规律来看，一方面，汉时的舌音尚未分化出舌上音和舌头音，“荼”与“茶”应该都是舌头音；另一方面，上古鱼部字到了中古才逐渐分化成了鱼、虞、模、麻等韵部。因此，如果取“荼”是“荼”的分化字，那么二者的读音在分化之前应该是相同或相近的。我们可推断这种分化过程是：上古表示茶义的“荼”可能先是词义构词，即仍是定母鱼部，读作 *dɑ，不过这个现象产生的具体时期缺乏文献佐证；接着，可以肯定的是，最晚在西汉，表示茶义的“荼”已完成变韵构词，读作 *deɑ，而后分化出“茶”字，也读此音[①]。南北朝时期，作“茶树、茶叶”讲的“茶”仍然可以写作“荼”，《经典释文》既反映了“荼”的“茶树、茶叶”义属于词义构词，也反映了它属于变韵构词。例如上引《尔雅·释木》“槚，苦荼”《释文》：“荼，音徒，下同。《埤苍》作榹。案今蜀人以作饮，音真（当作‘直’）加反，茗之类。”可见《释文》已经收录了“荼”的“直加反”一读，这反映的是“荼”的变韵构词；“音徒”则反映了“荼”的词义构词。

综上所述，最晚在西汉，“荼”增加了茶义，汉代文献及文物中表示茗茶的“茶”字也已出现。表示茶义的“荼”最初读音可能仍是定母鱼部，读作 *dɑ；最晚在西汉，表示茶义的“荼”变韵构词而读作 *deɑ，而后分化出的表示茶义的“茶”字，也读作 *deɑ；东汉时苦荼等义的“荼”仍是鱼部字，读作 *dɔ，而表示茶义的“荼”与“茶”变到歌部，读作 *deɑ；魏晋时苦荼等义的“荼”变到模韵，读作 *do，表示茶义的“荼”与“茶”仍是读作 *deɑ。但是，“茶”字因产生较晚或未通用的缘故，尚未收入《说文》等字书。

三　隋唐五代（581—960）

通过整理分析隋唐五代近四百年的文献资料，可以得出以下结论：

第一，这一时期“荼”“荼”表示茶义时仍处于混用状态，但是不同的载体呈现出不同的特点，此时茗茶义逐步定型于“茶”字。

首先看目前可见的出土文物，表示茶义时多用“荼”，少用“茶”。唐代盛行饮茶，出土茶具甚多，尤其是长沙窑。长沙窑，始于初唐，衰于五代。就目前所见，长沙窑诸器上的“茶”字均写作“荼”。如：1953年长沙蓝岸嘴窑窑址出土的一件玉璧底青釉褐斑茶碗，碗底里侧碗心有褐绿彩书“荼埦”；1998年印

① 邵琛欣、覃俊珺（2014）认为如果“茶”字是由“荼”简化而来，那么简化之前二者的读音应该相同或相近，东汉以前二者的读音应只有介音的不同，且“荼”字读音的确立，要早于其字形的出现。笔者认同这种观点。

尼黑石号沉船上发现一件青釉褐绿彩茶碗，在其碗心用褐彩书“荼盞子”；长沙华凌石渚博物馆藏有铭文的盒盖一只，上用软笔书写釉下绿彩“大荼合”3 个字；熊英女士珍藏有长沙窑“张家荼坊三文”茶瓶；长沙窑另有一件“岳麓寺荼埦”。西安也出土过几件和“茶”字有关的唐代文物。其一，西明寺石茶碾，“茶”字仍作“荼”字。西明寺是长安著名的寺庙，初唐始建，一直延续到晚唐，是武宗灭佛时得以保留的寺庙之一。其二，长安平康坊出土的大中十四年（860）鎏金荼托子，其铭文之“茶”写作“荼”。其三，法门寺地宫出土的茶具及《物帐碑》。法门寺出土了咸通十五年（874）带铭文的茶碾和茶罗各一件，其上铭文之“茶”字也写作“荼”字，但《物帐碑》中用到 3 次“茶”字：“荼槽子碾子荼罗匙子一副”“琉璃荼碗托子一副”，都没有写作“荼”字（出土文物的资料主要源于程义 2014）。2001 年 10 月在成都杜甫草堂旧址内发现的一件唐代执壶上刻有铭文“茶”字（杨渝泉 2004）。

其次是碑文。《正字通》艸部“茶”下注：“宋魏了翁曰：荼之始，其字为荼，如《春秋》书齐荼、《汉志》书荼陵之类。陆、颜诸人，虽已转入茶音，未尝辄改字文，若《尔雅》、若《本草》，犹从艸、从余，徐鼎臣训‘荼’犹曰‘即今之荼也’。惟陆羽、卢仝以后，则遂易荼为茶，其字从艸、从人、从木。”顾炎武《音学五书·唐韵正》（1982：270）认为“荼”自中唐始变作“茶”，提到所见唐代碑文中表荼义均作“荼”：“大历十四年（779）刻‘荼药’字，贞元十四年（798）刻‘荼宴’字，皆作‘荼’”，“崔琪《灵运禅师碑》（750）‘荼椀’字亦作‘荼’，其时字体尚未变”。兴元元年（784）湖州刺史袁高题名于长兴的石刻“大唐州刺史臣袁高奉诏修荼贡讫。至 □ 最高堂赋《荼山诗》”；于頔贞元八年（792）刻石，3 处提到“茶”均作“荼”（陶德臣 2013）。这些碑文均是盛唐和中唐时期的，而且在表示荼义时只写作“荼”。

最后，笔者通过统计《全唐诗》[①] 的用字情况发现：表示荼义时基本上都是用“茶”字而非“荼”。《全唐诗》中“荼”字 530 个，都是荼义，且以中晚唐时期的诗为多，初唐和盛唐时期的较少。《全唐诗》中“茶”字 16 个，表示 8 类意思：苦菜，7 例；茅秀，1 例；毒害，1 例；杂草，3 例，且都是“荼蓼”连用；“蘼荼”，一种花，1 例；“神荼”，传说中能制伏恶鬼的神人，1 例；“鸠盘荼”，一种面似冬瓜的鬼，1 例；荼，1 例，是中唐韩愈的“芳荼出蜀门，好酒浓且清”（《燕河南府秀才得生字》），且是固定表示荼义的词语“芳荼”。

《全唐诗》或许有后人改动的地方，但是唐代或距离唐代不远的韵书和字书能印证“荼”当时逐步成为表示荼义的专用字。例如《裴务齐正字本刊谬补缺切韵》（北京故宫博物院旧藏）麻韵宅加反：“檫，一本作梫，春藏草。叶亦荼。”这里“叶亦荼”很值得注意，反映出晚唐五代时表示荼义专写作“荼”字。《说文解字》艸部“荼”下徐铉注：“臣铉等曰：此即今之荼字。”由徐铉注可知，五代至宋初，“荼”已经是表示荼义的专用字了。

《篆隶万象名义》没有收入“茶”字，对“荼”的释义也没有提到荼义，但在解释其他表示荼义的字时可以看出“荼”有荼义：“舜，蚩究反。荼老者也，茗也”；“茗，冥鼎反。荼字”；“檫，雉加反。槚也。荼字”。吕浩（2007）在“茗”字下校释：“‘荼字’是指荼、茗同义”，则“檫”下的“荼字”同义。

通常认为陆羽（733—804）《茶经》中将“茶”字完全替代了“荼”来表示荼义，后因《茶经》流传广，影响大，于是“茶”字就开始专门表示荼义了。但是，目前所见的唐时出土文物及中唐时期的碑文用字却显示这种替代过程并非很顺利。

第二，通过考察颜师古《汉书》注、玄应《一切经音义》（成书于 663 年前，下文简称《玄应音义》）、《晋书音义》（747）、《五经文字》（776）、慧琳《一切经音义》[②]（成书于 808 年前，下文简称《慧琳音义》）

① 《全唐诗》检索数据来源于“中国哲学书电子化计划”（https://ctext.org，访问时间：2021-03-06）。

② 本文使用徐时仪校注的《一切经音义三种校本合刊》（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玄应、慧琳与希麟《一切经音义》的成书时间均采纳该书“绪论”中的结论。此外，笔者还查阅了黄仁瑄《大唐众经音义校注》（中华书局，2018），两本书关于“荼”与“茶”的文字记载完全相同。

中“荼”与“茶”的注音，以及《全唐诗》入韵情况，整理出唐代“荼”“茶”的语音情况。

颜师古《汉书》注中表示茶义的“荼”有3种读音：音塗，定母模韵；弋奢反，余母麻韵；丈加反，澄母麻韵。

《玄应音义》中含有“荼”的词目17条：荼揭，荼麽，荼黔，黟荼，尼揵荼书，吒咄荼组拏，阿死罗摩登祇栴荼，究槃荼，拘辨荼，揭路荼，达罗弥荼咒，荼徒加反迦，荼达胡反毒，奔荼宅加反，荼徒加反帝，鲁荼宅加反，旃荼驰家反/直加反罗。含有“茶”的词目仅1条：酰茶。给“荼”字注音7处，5种反切：徒加反，宅加反，驰家反，直加反，达胡反。笔者认为《玄应音义》所记时音中舌上音与舌头音已分立，但部分反切上字仍有混切，“澄系混切者多用‘徒’字”（黄坤尧2006：11）。因此，徒加反与宅加反、驰家反、直加反同音，均为澄母麻韵字，达胡反则是定母模韵字。即《玄应音义》中“荼”字有两种读音：澄母麻韵和定母模韵。

《五经文字》只有1处注音：艸部“荼，大奴反”，定母模韵。《周易》《尚书》《毛诗》《礼记》《春秋》中的“荼”并没有茶义。

《晋书音义》中“荼”注音两处：第15卷“荼陵，大家反”，第27卷“荼陵，丈加反”。邵荣芬（1997：215—216）认为“大家反”的“大”很可能是“丈”字之误，并通过研究指出《晋书音义》的语音系统反映出唐天宝年间知系与端系已经完全分立了。那么表示茶义的“荼”为澄母麻韵字。“荼”注音1处，《晋书·列传第十九·羊曼》：“朕往丁荼毒，受太妃抚育之恩，同于慈亲。”《晋书音义》第49卷“荼，音徒”，此处“荼”是毒害之义。

《慧琳音义》中含有“荼”的词目34条：荼抳尼，荼揭，荼麽，荼黔，黟荼，尼揵荼书，尼揵荼书计罗婆论，夆荼国，凿君荼，拘拦荼，瑎荼，荼直加反迦，荼独奴反或杜吴反蓼，荼杜胡反/达胡反毒，荼应书絮字，音拏雅反；宅加反，鸠槃荼宅家反/宅加反，鸠盘荼，究槃荼，拘槃荼，拘辨荼，屈厦拏没鲁荼宅加反，奔荼利花正云奔絮。絮，奴雅反，奔荼正梵音云奔拏，拏，奴雅反利迦，奔荼利迦花正梵音云本絮哩迦花。絮音奴雅反，揭路荼，揭路荼王，伽留荼，蘗路荼，国名达利鼻荼除加反，酰荼，曼荼宅加反罗，漫荼罗，旃荼宅加反罗，翳荼迦。含有“荼”的词目9条：阿夆荼，阿罗荼，阿逻荼迦逻摩子，阿死罗摩登祇旃荼，奔荼荼字不切，合书絮字。絮音奴雅反利花，鲁荼宅加反，达罗弥荼咒，荼宅加反帝，旃荼直家反罗。给“荼”注音15处，除去“荼”为讹字，共7种反切：直加反，宅加反，除加反，独奴反，杜吴反，杜胡反，达胡反。其实也是两种读音：澄母麻韵和定母模韵。给“茶”的注音4处，除去“茶”为讹字，有宅加反和直家反两种反切，均是澄母麻韵。

另外，再考察《全唐诗》中“荼”“茶”的入韵情况来判断其读音。《全唐诗》中“茶”字入韵有60个，皆是与“花”“夸”“巴”“沙”“家”“涯”“牙”“霞”“斜”“蛇”等麻韵字相押，因此“茶”也是麻韵字。“荼”字有5个入韵，其中4个是与模韵字“舻”、鱼韵字“除”“鱼”、虞韵字“谀”“须”押，只有《吹火诗》中的1例不同。《全唐诗》收入唐无名氏《吹火诗》二首，前首邻人作，后首效作：

吹火朱唇动，添薪玉腕斜。遥看烟里面，大似雾中花。

吹火青唇动，添薪黑腕斜。遥看烟里面，恰似鸠盘荼。

第1首的韵脚是麻韵字“斜”与“花”。第2首的韵脚是“斜”与“荼”，“荼”只有是麻韵字才能与“斜”押韵。“鸠盘荼”，《慧琳音义》作“鸠槃荼”，《大宝积经》注“宅家反”，《妙法莲华经》注“宅加反”，都是澄母麻韵字。可知，“荼”有模韵和麻韵两个读音。

从《全唐诗》“荼”“茶”的情况，可以看出“荼”“茶”的使用功能已经分化了，即表示茶义时基本上用“茶”而鲜少用“荼”。

由此，我们可以得出唐代“荼”“茶”的语音情况：“荼”在初唐表示茶义时仍读作定母模韵 *du 和澄母麻韵 *ḍa，而“茶”仍只表示茶义，读 *ḍa。

第三，通过分析《玄应音义》与《慧琳音义》中“荼”“茶”的用字与注音情况，可以看出读作澄母

麻韵时“荼”字于中唐之后更为通用。

含有“荼”“茶”的词目中，《玄应音义》与《慧琳音义》共有 16 条相同，见表 1（表中《慧琳音义》加下划线的词条是引自《玄应音义》的部分）：

表 1　《玄应音义》与《慧琳音义》词目相同情况表

序号	《玄应音义》	《慧琳音义》	序号	《玄应音义》	《慧琳音义》
1	荼揭	荼揭	9	揭路荼	揭路荼
2	荼麽	荼麽	10	荼徒加反迦	荼直加反迦
3	荼黔	荼黔	11	达罗弥荼咒	达罗弥荼咒
4	黔荼	黔荼	12	阿死罗摩登祇栘荼	阿死罗摩登祇旃荼
5	尼揵荼书	尼揵荼书	13	荼徒加反帝	荼宅加反帝
6	荼达胡反毒	荼达胡反毒 荼杜胡反毒	14	旃荼驰家反罗 旃荼直加反罗	旃荼宅加反罗 旃荼直家反罗
7	拘辨荼	拘辨荼	15	鲁荼宅加反	鲁荼宅加反
8	究槃荼	究槃荼	16	酰荼	酰荼

《慧琳音义》中引用《玄应音义》的词条共有 14 条，其中“荼揭”“荼麽”“荼黔”“黔荼”“尼揵荼书”“荼毒”“拘辨荼”7 个词条是字形与注音都同于《玄应音义》。其他的 7 个词条并不是完全照搬，下面我们具体来看。

首先是改字，都与“荼”“茶”有关。“酰荼”，《玄应音义》与《慧琳音义》均只对“酰”注了音，《慧琳音义》将“荼”改为“荼”，可能认为“荼”字有误，应作“荼”字。因为从玄应的用字来看，16 条中只有此条目是用“荼”，其余均是“荼”，而且，此处的“荼”并未注音为澄母麻韵，因此，我们认为慧琳的处理是正确的。

除了“酰荼”改成“酰荼”外，其余的改字都是把玄应注为澄母麻韵的“荼”改成了“茶”。如“鲁荼”，玄应注宅加反，慧琳沿用反切，而改“荼”为“茶”。又如“旃荼罗”“荼帝”，慧琳既改了反切用字又改了词条用字。

此外，“达罗弥荼咒”，《玄应音义》未注音，而《慧琳音义》直接将“荼”改为“茶”。《慧琳音义》中“国名达利鼻荼”的“荼”注“除加反”，“其国在南印度境，此翻为销融，谓此国人生无妄语，出言成咒。若邻国侵迫，但共咒之，令其灭亡，如火销膏也”。故“达罗弥荼咒”就是达利鼻荼国的咒语名字。

至于“阿死罗摩登祇栘荼”改成“阿死罗摩登祇旃荼”，则不知何故。

其次是改注音。有的是改反切上字，《玄应音义》中定母字“徒”切澄母字的注音，如“荼迦”“荼帝”，《慧琳音义》皆改反切上字为澄母字。有的是改同音的反切下字，如“旃荼罗”。

然而，《慧琳音义》并不是把《玄应音义》中所有注为澄母麻韵的“荼”都成了“茶”。“荼迦”玄应注徒加反，慧琳只改了反切上字，却未改“荼”字。“旃荼罗”，《慧琳音义》收入两处，一处仍作“旃荼罗”，引用《玄应音义》的却改成了“旃茶罗”。

从《玄应音义》和《慧琳音义》对相同词条中“荼”“茶”的注音及书写情况可以看出，慧琳时澄母麻韵的读音写作“茶”字更为常见。由于表示茶义时同音的“荼”与“茶”经常混用，加上唐时“荼”至少有两个读音和多个义项，而“茶”仅有一个读音和义项，因此，当同读作澄母麻韵时，为了避免见字读错音，人们自然会逐渐书写为“茶”字。正如上文分析的，这种选择也影响到佛教用语中与荼义无关的澄母麻韵字“荼”，逐渐被“茶”字替代。顾炎武所见的唐代碑文也可以佐证。《音学五书》（1982：270）中记载佛教词语“荼毗”在盛唐时期的李邕《娑罗树碑》（723）和中唐时期的徐浩《不空和尚碑》（781）、吴通微《楚金禅师碑》（797）均书“荼毗”，柳公权《玄秘塔碑铭》（841）和裴休《圭峰禅师碑》（855）则书作“茶

毗”。

综上，我们可以大致梳理出澄母麻韵的“茶”字在唐代是如何逐步取代“荼”字的。颜师古给表示茶义的“茶”注了澄母麻韵、定母模韵和余母麻韵 3 个读音。《玄应音义》记录了“茶”字较为常见的澄母麻韵和定母模韵两个读音。《开元文字音义》（735）中明确收入“茶”字。《晋书音义》注“荼”（非茗荼义）定母模韵，“茶”是澄母麻韵。780 年，陆羽《茶经》问世，用“茶”字表示茶义的用法进一步推广。之后“茶”字逐渐成为通用字，“荼”的澄母麻韵读音及意义逐渐丢失。到了《慧琳音义》，读作澄母麻韵的“荼”字多数改为了“茶”字。但是，“茶”字此时仍未正式进入字书。

四　宋元明时期（960—1644）

宋元明时期的资料主要是字书和韵书，还有佛教典籍。

第一类，字书和韵书。宋代的资料包括徐铉校订《说文》（986）、《广韵》（1008）、《大广益会玉篇》（1013）、《集韵》（1039）。为便于比较，我们把《说文》和这几本书收录的与“荼”相关的字的情况简化成下表（表中只收表示苦菜和茶义的情况）：

表 2　从《说文》到《集韵》收录的与“荼”相关的字的情况

词项	《说文》	徐铉校订《说文》	《广韵》	《大广益会玉篇》	《集韵》
荼	余声。苦荼。	同都切。即今之茶字。	同都切。苦菜。	杜胡切。苦菜。	同都切。苦荼，茅秀，荼义。或作檡。
	/	/	宅加切。苦菜。	除加切。荼义。	直加切。荼义。葭荼。荼檡荼。
茶	/	/	宅加切。荼义。檡俗。	/	直加切。荼义。葭荼。
檡	/	/	同都切。楸木。	/	同都切。荼义。
	/	/	宅加切。荼义。葭檡。	丈加切。苦檡。	直加切。荼义。
梌	/	/	同都切。木名。	丈加切。刺木。	同都切。楸木。
茗	/	荼芽也。从艸，名声。（《说文》新附）	莫迥切。茗草。	冥顶切。茗芽。	母迥切。荼晚取者。

“荼”，徐铉注：“同都切。臣铉等曰：此即今之茶字。”然而，《说文》新附中并未增收“茶”字，而是收入了“茗”：“荼芽也。从艸，名声。莫迥切。”很明显，“荼芽”就是茶芽，而非苦菜等义，可是，这里也并未用“茶芽”。殷韵初在《说文解字·前言》中提到徐铉对许慎《说文解字》的增改时，指出徐铉将“凡经典相承及时俗要用之字而本书不载者，皆补录于每部之末，别题曰‘新附字’”。徐铉一方面指出“荼”是“茶”字，另一方面并未将“茶”补收为“新附字”，连解释“茗”时也是用“荼芽”而非“茶芽”，说明他认为“茶”字非“时俗要用之字”，不能入字书。

“荼”，《广韵》中无茶义，表苦菜义时有同都切和宅加切两音，因宋代全浊声母消失，分别读作 *t‘u 和 *tɕ‘a；《大广益会玉篇》“荼”读作 *tɕ‘a 时表示的是茶义，而无苦菜义；《集韵》是修订的《广韵》，较之《广韵》，“荼”增收了茶义，且可读作同都切和直加切两音，而表苦菜义的读音只有同都切。《集韵》收入“荼”的茶义同都切的读音，应该视作保留上古音的做法。

“茶”字收入了《广韵》与《集韵》，且都是与表示茗茶的“檡”字列在一起，始终读作 *tɕ‘a。《大广益会玉篇》中没有收“茶”字。《广韵》由陈彭年、丘雍等奉旨在前代韵书的基础上编修而成，《大广益会玉篇》也是由陈彭年奉旨重修的，两部书成书年代相近，可是对“荼”“茶”的收字及所收音义却不尽相同。与《广韵》将“荼”处理为同义不同音字相比，《大广益会玉篇》收入“荼”两音两义的做法倒是更符合徐铉所说的“荼”“即今之茶字”。

“檡”，《广韵》中有茶义，宅加切；还有一个意思是楸木，同都切。《大广益会玉篇》中只有丈加切，

表示茶义。《集韵》中同都切音无楸木义，而是茶义，表示楸木义的字由“梌”担当。《广韵》“葭檫”，《集韵》写作“葭茶”。其原因一是“茶”在《广韵》中未收茶义；二是从《集韵》“茶”下“茶”“檫”“茶”的先后排列顺序看，《集韵》的编写者可能认为“茶”字才是表茶义的词源，因而在解释“茗”时也是“茶晚取者”，而不是用“茶”字。

虽然唐代“茶”已逐渐取代“荼”来表示读音是澄母麻韵、意义是茶的字，但宋代官修韵书及字书的编者只将其视为普通的俗字，仍以“荼”为正字。金韩道昭（约 1170—约 1230）《改并五音集韵》沿用《集韵》的反切。元《古今韵会举要》（1297）中“茶”只读同都切，其苦茶义采用徐铉的说法释为“茶茗”；“茶”，直加切，茗也。至明末《字汇》（1615），“荼”读同都切已无茶义，另有直加切表茶义，但又说“《六书正讹》（1351）‘别作茶，非’，然今皆作茶”；“茶”，直加切，茗也。及至《正字通》，“荼”只有通吾切，表苦菜等义；“茶”，锄麻切，茗也。可见直至明末，“荼”与“茶”在字书中才慢慢完成了读音与表义的完全分立，即“荼”读作 *t‘u，表示苦荼等非茶义，“茶”读作 *tʂ‘a，表茶义。

第二类，佛教典籍，包括希麟《续一切经音义》（987，下文简称《希麟音义》）、《翻译名义集》（1143）和《五灯会元》（1252）。

《希麟音义》是对《慧琳音义》的补充，补充的词条中除了“奔荼利”外，还收入了“曼荼罗”。《慧琳音义》卷 10：“曼荼罗，荼音宅加反。”《希麟音义》除了保留一处“曼荼罗”外，还两次使用“曼茶罗”。此外，词目“奔荼”，《玄应音义》卷 21：“宅加反。旧言芬陀利，亦作分陀利，此云白莲花也。”《慧琳音义》收入同义的 4 个词目“奔荼利花”“奔荼利花”“奔荼利迦”“奔荼利迦花”，认为玄应说法不确，“奔荼利花”的“荼字不切，合书㲉字，㲉音奴雅反”。《希麟音义》卷 1 采用了慧琳的说法：“古云芬陀利，皆讹也。正云奔去声㲉奴雅反哩迦。此云白色莲花也。”但是词目却依据玄应的注音改“荼”为“茶”，即写作“奔茶利”。

《翻译名义集》中没有收入含有“荼”字的词目，收入含“茶”的词目 8 条：鸠槃茶，遮文茶，茶矩磨，迦茶，茶阇他，彼茶，尼罗蔽茶，满茶罗。其中“鸠槃茶”，《慧琳音义》作“鸠槃荼”，“荼”注澄母麻韵，《翻译名义集》改“荼”为“茶”。唐诗中入韵的还是“鸠盘荼”，到了南宋廖行之（1137—1189）的《和陈必强韵》，直接用“鸠盘茶”入诗：

三旌之位不足贵，万锺于我其何加。谁如日饮无骨相，底用眼眩鸠盘茶。

哦诗清籁助萧爽，角壮余子空雄夸。东洋北若不汝较，望叹自失无津涯。

这首诗的韵脚为麻韵字“加”“茶”“夸”“涯”。元杨景贤的杂剧《西游记》第 3 本第 12 折《鬼母皈依》：“【鬼三台】千里眼离娄疾，顺风耳师旷休迟。鸠盘叉大力一切鬼，施勇猛展雄威勍敌。”此处将“鸠盘茶”写作谐音的“鸠盘叉”。

另据任连明（2013）考证，宋《五灯会元》宝祐本、嘉兴本、清龙藏本、卍续本，“荼毗”皆作“茶毗”；《景德传灯录》影宋本、赵城藏本、碛砂藏泰定本，“荼毗”亦皆作“茶毗”；另中华书局 2007 版《祖堂集》据《四分律》改“班荼山”为“班荼山”，“荼”作“荼”，只此一例。除此之外，其他文献关于“班荼山”“荼毗”之“荼”皆作“茶”。笔者查找资料还发现宋元寺庙中的碑文也多用“茶毗”。如山东济南历城小宋塔，位于神通寺遗址内，建成于北宋绍圣五年（1098），塔铭中“茶毗”；元至元十九年（1282）灵岩寺清安禅师塔铭“茶毗之日”；元至治二年（1322）敕赐神通寺祖师兴公菩萨道德碑“茶毗以礼”。

通过考察以上佛经典籍，可以发现唐代佛经中读作 *ɖa 的“荼”到了宋元时期已经基本被“茶”字取代。也就是说，“茶”字不仅仅在表茶义时逐渐取代了“荼”字，甚至在仅需要读音为麻韵时（宋代读作 *tɕ‘a，元代读作 *tʂ‘a）也取代了同音的“荼”。

五　结论

至此，我们可以得出关于“荼”与“茶”在表示茶义时字形、读音、意义的演变过程：先秦只有“荼”字而无“茶”字，且“荼”只是定母鱼部字，读作 *dɑ，表示的意义有苦菜、茅秀、荼毒和杂草。最迟在西汉，“荼”字已增加了茶义，且读作 *deɑ，与苦荼等义的“荼”读音相近，同为定母鱼部字，只是介音有别。而后表示茶义的“荼”分化出“茶”字，也读作 *deɑ，但未入《说文》，二者在表示茶义时混用。东汉时，苦荼等义的“荼”读作 *dɔ，茗茶义的“荼”与“茶”读作 *deɑ。魏晋时，苦荼等义的“荼”读作 *do，表示茶义的“荼”与“茶”仍是读作 *deɑ。初唐时，“荼”在表示茶义时仍读作 *du、*ɖa，而“茶”仍只表示茶义，读 *ɖa，且“荼”与“茶”仍在表示茶义时混用。中唐之后，单音单义的“茶”字逐渐替代多音多义的“荼”字来表示茶义，《全唐诗》中表示茶义时用字基本都是“茶”而非“荼”。同时，“荼”字 *ɖa 的读音渐失，唐代佛经中读作 *ɖa 的“荼”常书写为“茶”。直到宋代，尽管“茶”字在民间已经通行数百年，却仍没有进入官修字书，无论是徐铉校订《说文》，还是重修的《大广益会玉篇》，都没有收“茶”字。而“荼”字，《广韵》中没有收茶义，《大广益会玉篇》中读作 *tʻu 的是苦菜义，读作 *tɕʻa 的是茶义，《集韵》中“荼”表示茶义有 *tʻu 和 *tɕʻa 两音，其中 *tʻu 的读音可视为保留古音的做法。从宋元至明，“荼”逐渐失去读作麻韵表示茶义的功能，最晚在明末字书《正字通》中确立了读音与表义的完全分立，即读作 *tʻu 的“荼”表苦荼等义，没有茶义，读作 *tʂʻa 的“茶”专属表茶义。这也许是因为“茶”字从出现开始，一直只有一个读音，且只表示茶义，而“荼”字不仅多音，且义项繁多，因此，作为俗字的“茶”才能有机会替代“荼”字表示茶义。随着茶义的失去，“荼”字的麻韵读音也就随之消失了。

参考文献

程　义（2014）从文物看“荼”字的演化，《中国文物报》8 月 15 日第 5 版。

黄坤尧（2006）玄应音系辨析，徐时仪、陈五云、梁晓虹编《佛经音义研究——首届佛经音义研究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上海。

黄仁瑄（2018）《大唐众经音义校注》，中华书局，北京。

李锦芳（2005）茶称“槚”、“皋卢”语源考，《古汉语研究》第 3 期。

吕　浩（2007）《〈篆隶万象名义〉校释》，学林出版社，上海。

任连明（2013）中华本《五灯会元》点校拾遗，《汉语史学报》第 13 辑，上海教育出版社，上海。

邵琛欣、覃俊珺（2014）“荼”“茶”形音义关系考辨，王士元等主编《茶马古道研究集刊》第 4 辑，云南大学出版社，昆明。

邵荣芬（1997）《邵荣芬音韵学论集》，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北京。

孙玉文（2010）汉语一二等韵之间语音转换的变韵构词举例，《中华字典研究》第 2 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北京。

孙玉文（2023）《汉族、汉语独立时期考》，商务印书馆，北京。

陶德臣（2013）金石碑刻画像所见茶文化分析，《浙江树人大学学报》第 2 期。

汪　锋、殷　玥（2023）槚作茶时茶亦槚，《语言学论丛》第 1 期。

汪启明（2010）《考据学论稿》，巴蜀书社，成都。

王　力（1985）《汉语语音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北京。

徐时仪（2012）《一切经音义三种校本合刊》，上海古籍出版社，上海。

杨渝泉（2004）杜甫草堂出土唐代“茶”字壶，《杜甫研究学刊》第 1 期。

周世荣（1998）《金石瓷币考古论丛》，岳麓书社，长沙。

本文的引书目录请见《语言学论丛》官方网页：https://ccl.pku.edu.cn/appendage/appendix/list/

（转 51 页）

development in acquiring evaluative adjectives is observed after the age of two, with balanced development across five evaluation types emerging after the age of four. Secondly, children's acquisition of evaluative adjectives follows a basic sequence from simple to complex, transitioning mainly from monosyllabic to disyllabic words, from unmodified to modified forms, and from focusing on single characteristic to comprehensive ones, accompanied by a notable improvement in evaluation accuracy. Thirdly, the types of evaluations acquired by children shift from being dominated by sensory evaluations to moral evaluations, marking a significant increase in the diversity of evaluation types, as well as an expansion of the evaluation scope from external perceptions to internal qualities. Fourthly, with "good" and "bad" serving as the prototypes for positive and negative evaluations, respectively, the development of children's positive and negative evaluation resources is demonstrated as radiating outward from a central point. Fifthly, evaluation criteria evolve from reliance on subjective perception to a preliminary state of objectivity, influenced by both internal psychological factors and external social interactions. This research refines and deepens the study of children's evaluative expressions and provides theoretical insights for the pragmatic development of children.

Keywords: Early Childhood, Positive and Negative Evaluation, Evaluation Type, Evaluation Criteria, Pragmatic Development

李怡祺 200234 上海，上海师范大学对外汉语学院 lllyq1006@163.com
饶宏泉 510610 广州，暨南大学华文学院 raohongquan@yeah.net

（接 109 页）

The Evolution of *tu* (荼) and *cha* (茶): Tracing the Form, Sound and Meaning of Tea

ZHANG Yongmei

Abstract: During the *Shijing* (诗经, *The Book of Songs*) , only the character *tu* (荼) existed, pronounced *dɑ, and it did not carry the meaning of tea. By the Western Han Dynasty, *Tu* had acquired both the meaning of tea and a new pronunciation, *deɑ. Concurrently, the character *cha* (茶) emerged in literature, differentiated from *tu* but sharing the pronunciation *deɑ. In this early phase, *tu* and *cha* were used interchangeably to denote tea. Since *cha* appeared relatively late, it was not included in early philological works such as *Shuowen jiezi* (说文解字). During the Sui and Tang dynasties, *tu* and *cha* continued to be used interchangeably for tea. However, mid-Tang Buddhist texts reveal a gradual loss of the pronunciation associated with *tu*. By the mid-Tang period, *cha*, with its sole pronunciation and meaning, gradually replaced *tu*, which was characterized multiple pronunciations and meanings, in the denotation of tea. Despite this, *cha* was still regarded as a nonstandard character in the Song dynasty, according to official dictionaries. By the end of the Ming Dynasty, *tu* had completely lost its tea-related meaning and pronunciation of ma-rhyme, marking the final separation of the sounds and meanings of *tu* and *cha*.

Keywords: *Tu* (荼), *Cha* (茶), Meaning of Tea, Word Form, Sound

100083 北京，北京语言大学北京文献语言与文化传承研究基地 / 北京语言大学国际中文学院 zhangyongmei@blcu.edu.cn